



著名學文界世

1

録憶回戰大次二第

著爾吉邱·英

行印局書衆大

英·邱吉爾 原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大眾書局印行

第二次大戰回憶錄（平裝）

著者：邱吉爾·特價一五五元

出版者：大 衆 書 局  
發行者：大 衆 書 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146號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第0545號

發行人：王 餘 德  
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  
臺南市鹽埕7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再版

## 敘言

我曾在世界的危機、東戰線和歐戰後篇三書中記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我必須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各編，即爲承前之作。如果本書全部完成，與以上各書合起來，將成爲又一次三十年戰爭的詳細紀錄。

也同在前面各書中一樣，我盡力之所能，採取狄福一個騎士的回憶錄的撰述方法。在那本書中，作者以某一人的個人經驗爲線索，藉以紀述和討論重大的軍事和政治事件。居於政府的高位，身經自有紀錄歷史以來兩次最大的劫難，我也許是唯一的一人。不過在第一次大戰中，我雖擔任負責的，但畢竟是從屬的職位，而在第二次對德戰爭中，有五年多我是英國政府的首長，因此我是以不同的立場，和非以前各書所能有的更大的權威來寫本書各編的。

我的全部公務工作，幾乎都是由我口授秘書辦理的。在我任首相時期內，我發布的備忘錄、訓令、私人電報加上筆錄，總數幾達一百萬字。這些在緊張專勢下、根據當時所有資料而作成的文件，無疑顯有許多缺點。但如果把他們綜彙起來，要足以表示由一個負英聯邦共和國及英帝國作戰和政策主要責任的人眼中所看到的，關於重要事項的通行記載，我懷疑現在有、或過去會有過這種記載作戰和政府日常行爲的同樣紀錄。我並不把它稱爲歷史，因爲歷史是屬於後代人的。但我相信可以說是對可供後人利用的歷史的一種貢獻。

這三十年來的行動和主張，包括和表現了我畢生的努力，我甘願別人根據它們而對我評斷。我信守我的原則，即對於任何戰爭的或政策的措置，除非事前我曾公開或正式發表過意見、或提出過警告者，我決不作事後的批評。實際上事後的返顧，我已經融化了當時爭論中的許多嚴峻之詞。在我下筆記述和那麼多我所敬愛的人發生爭執之時，使我感到痛苦，但如果不把過去的教訓提出於將來之前那就成爲不對了。在本書內，記下了那些誠實而用心甚善的人的行爲，大家在譏笑他們之時，不可不同時探索自己的內心，檢討自己履行公職的情形。

，和應用過去的教訓，作他自己未來行爲的鏡鑒。

大家必須認明，我並不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說的一切，更加不是專挑那些可以受人歡迎的東西寫下來。我是按我所遵守的見地，提出證據。關於這些事實的考訂，已盡一切可能的審慎，但由於俘獲敵方文件的發現，或其他的揭露，不斷有新的事實出現，對我所下的結論可能提出新的方面。證據確實之當代紀錄，以及在一切尙晦昧不明時所提出的意見表示，其所以重要，也由於此。

有一天羅斯福總統告訴我，他正在向公衆徵求意見，對這次戰爭應該作何名稱。我立即說：「原可不必的戰爭」。從沒有過一次戰爭，比剛把上次大戰劫餘一切破壞盡了的這次戰爭更容易制止的。在幾千萬人作了最大努力和犧牲、和正義的目標勝利之後，而我們至今仍未有得到和平與安全，我們仍處在比我們所已克服了的更爲惡劣的威脅之中，可說人類的悲劇已到了登峯造極的絕詣。我竭誠希望，對往事深思熟考，可以做我們將來的引導，和使後起的一代，可以舊補過去各年中所犯的若干錯誤，和因此按照了人類的需要與光榮，控制未來展開的嚴肅局面。

溫斯敦·斯賓塞·邱吉爾

却特威爾郡·威斯特罕姆縣·肯特郡

一九四八年三月

本書的教訓

在戰爭中：堅決

在勝利中：大度

在失敗中：不屈

在和平中：善意

本書的主題

英語民族如何由於他們的愚昧疏忽和

好心腸，聽任惡人重行武裝。

摘自「自由談」  
第一六卷九期

## 我所認識的邱吉爾

美國陸軍上將 艾森豪

我很榮幸，承地理雜誌賜予篇幅，刊載余對邱吉爾爵士生平之景仰。

當克享遐齡聿昭令譽之邱吉爾爵士，於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逝世時，全球立即充滿了傷悼與讚佩的情緒，傷悼的是他就此悄悄地永別了人間，讚佩的是他能在最黑暗的時候，勇敢地作一個維護自由的鬥士。

凡屬在二次大戰中廣大的戰場上與英國袍澤並肩作戰的無數美國人，一致認邱吉爾是一位偉大而十分忠勇具有過人精力的典型。當他於一九四〇年成爲首相時，英國正處於危難之秋，但邱吉爾毫不逡巡縮士。

他大聲疾呼！「你要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字來回答，便是「勝利」——不惜任何代價以取得勝利，不顧犧牲一切以取得勝利，但求「勝利」不管這條路是如何的遙遠與艱險。

以他舉世無匹的辯才，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團結了全國的人民，鼓舞起整個的士氣。在面臨戰爭最險惡的形勢下，當然以士氣爲第一。

我之與邱吉爾爵士具有長期而珍貴的友誼，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六月相遇於華盛頓時，那時北非泰白露克要塞剛陷落，因爲英國人民會將該地認作抗敵象徵，它的陷落，無疑對英國是一個最嚴重的打擊，但就在遭遇不幸的這一天，首相最後勝利的信心，却更形堅強。

用最好的言辭來形容他，邱吉爾爵士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雖然他在現代武器問題上是現實論者，但他常常在回憶到往日在騎兵隊裡充任尉官時的情形。他很熱忱地忠於不列顛帝國及其國協組織，他深信在英國統治下的人民，英國本身對他們負有責任，爲他們縝密地安排，使他們能在適當時間在國協組織之下獨立。就目下說，每一個昔日英國殖民地之主要保障，便是建立在這一套有效的政治體制之上。

邱吉爾爵士很驕傲地對我講到他的美國血統，我深信他與新大陸之結合，使他銳敏的感覺到英語民族共同的目標。正如他曾經明白表示過：「我的母親是美國人，我母系祖先是華盛頓時代陸軍的軍官，而我自己是一個英語民族的混合產物」。

他常常喜歡引用一些美國的文學作品。我記得有一次在盟軍勝利前，他和巡視駐英美國遠征軍的一批

美國人在一起吃飯，座中有人偶而引用一句美國詩人惠脫爾的詩，誰知首相却將這一首詩從頭到底背誦出來。

在整個戰爭期間，邱吉爾爵士毫不厭倦地爲加強英美兩國聯盟而努力，雖然有時候彼此兩國間有某些利害的衝突，但一切爭論，都在和平的氣氛中解決了。羅斯福總統曾經很感動的對我提到他說：「沒有人能比這個盟國的老保守黨員更英爽，更剛毅。」

他能够同時亦實行了將其內心堅強的信念，結附於我們共同致力的正義目標之上，例如在一九四四年，他和他的幾個同僚，曾經堅決反對盟軍登陸法國南部，此一原名「鐵砧」的戰役，後又重新命名爲「龍騎兵」，此一更改，會完全獲得他的認可，據他事後說，他曾被龍騎兵之龍旋風捲進去了。依照他原定計劃，是想進攻並穿過巴爾幹半島假道於東歐的。

他本來很固執地堅持着此一計劃，直到最後一分鐘，始行放棄，但他事後他仍很堅定地親自飛到地中海，蒞臨驅逐艦甲板上，觀察登陸情形，竭盡所能，保證該役之成功。

這位後來成爲我們尊敬的人物，並且是我們榮譽公民的堅強盟友，具有世界上最不平凡的稟賦——慈善，他雖厭惡希特勒及其黨徒，但對於一羣善良的德國人民，並無惡感，在戰爭末期，他曾經對史達林建議的「大報復主義」，竭力抗爭，認爲不可。

他大部份的生命，聯帶着他的事業，正如他的偉業，聯帶着我們的時代。他曾先後做過政治家、戰士、記者、小說家、歷史家、藝術家及泥水匠等，在他所從事的這些工作上，都顯示了他特殊才能。他愛好政治，他也愛好藝術和文學，但他更愛好正義，他的偉大處就在這上面。

在那灰色而死寂的冬天，當他靈魂交付在上帝手中之後，我跪在聖保羅教堂內，圍繞在我四周的却是古老的旗幟，古老的盾牌，與古老的祈禱文。這一切都足以證明英國國運的綿長。我不知道我們喜新厭舊的美國人會不會漸漸把那些國寶遺棄？我想那種具有悠久歷史與榮譽的國家，才能產生如邱吉爾這樣的人。

在他不朽的第二次大戰回憶錄中間，曾有過幾句至理名言：

戰爭時 堅決 失敗時 反抗 勝利時 慷慨 和平時 仁慈

從這幾句話裡不但可以看出英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所具有最完整之國策，同時亦表現了手訂這種國策者最偉大之人格，所以我對此一老友，實在找不出比這更適當的讚辭來紀念他。（伍稼青譯述）





## 談邱吉爾的英文

「酒店關門時，我就走」(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這是前幾年邱吉爾患危症時，有人問他對死的感想如何，他所作的答語。話雖偶然脫口而出，却甚精警而耐人尋味。古人說：『但聞方士求藥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會哭老聃來。』(劉潛夫詩)態度如何潇洒。

細揣此語，全是白話。我們想到人生世上如在小酒店獨酌，或與兩三朋友夜談，不想開門，獨得真趣。酒店門不關，總不想走。但酒店終於不得不開門，朋友也不得不撒手而走，其意義甚婉約而有詩意。邱吉爾的英文不錯的，這是大家所承認。不是說他是英國人，當然英文好。是說他的用字恰當，措詞雅健。雅健二字，談何容易。最近會有一語，是他對於親朋過去慰安的話。

Only faith in a life after death in a brighter world where dear ones will meet again—Only that and the measured tramp of time can give consolation.」

其中Measured tramp of time便可稱雅健，不是凡英國人都會說的。邱吉爾是有文學修養的。少時曾當記者，把一枝筆鍊成繡針。他自謂一九〇〇年他所寫的書的冊數已與摩西等量齊觀。他最愛看的是史籍，所以他退休後，成「第二次大戰回憶錄」及「英語民族史」兩巨著，洋洋幾千萬言，不是偶然的事。實在也是他精力過人。我所知道美國總統英文好的不多，平常得很。威爾遜文可稱雅健，因為他做過大學校長。艾森豪軍人出身，所以有人向他開玩笑，把林肯的Gettysburg Address名著改成艾森豪語，令人噴飯。美國中學大學不重英文，這是事實。我也曾看見得了美國大學文學碩士的中國小姐，寫出的文法不通，這是事實。英國大學不同。劍橋生隨便寫一

小滿，也覺得文詞可愛。此是由平日訓練得來。因為美國普通的政客英文不好，所以前幾年史蒂文生競選總統時，出以極文雅可誦的辭語，大家認為不可多得。

邱吉爾在學校時，成績平平，簡直可說落後。他說，別的聰明學生比我好，所以他們進大學深造，拉丁希臘文去，他只好念英文。這也是雅諳，也是真意。所以他主張學校訓練英文甚為重要。

『我要叫「英國」一切學生學英文，而讓那些聰明子弟進修拉丁文，當做榮譽，又進學希臘文，當做特賞。但是只要一件，我要打學生屁股，就是英文不好。而且我要打得真疼。』

I would make boys all learn English and then I would let the clever ones learn Latin as an honor and Greek as a treat. But the only thing I would whip them for is not knowing English I would whip them hard for that.

邱吉爾又是一生在英國議院訓練口才出來的，議院爭辯，專在應對機警，有人問得快，你須答得快。有一回一議員譏評他文法，說他犯文法課本規則，前置詞不應放在句末。他站起來回駁說：「This is the most monstrous thing up with I have to put.」於是鬧堂大笑。原因是文法儘管如此說，實際上英文說話，前置詞放在句末雖不能，而有時不該避免的。邱吉爾那句話，簡直是開大玩笑，因為英文決不能如此說法。有些前置詞與動詞結不解緣，如同一字一樣，例如 took up to, took down upon (重視，鄙視)。Put up with 意義只是忍受，拆開便不成話。（該句最後一字，應該是 with）

應對機警出於天才，而辭語却不在乎文縷的，愈白愈達意。以前吳稚暉與王照在讀音統一會爭辯。王照罵稚暉先生「忘八蛋」，稚暉先生起立笑咪咪的說：「王照兄啊！小弟並不姓王。」此例便是。英國一位貴族議員看不起一位工黨左派議員，問他說：「聽說你父親是獸醫。」意思是辱沒他出身寒賤。左派議員立對曰：「是啊！你病了沒有？」

回想我國白話都是文縷縷的。「我真樂」，樂字是真白話，白話作家必曰「我真快樂」，已失神韻，再寫為「我真愉快」，於是文不成文，白話也不成白話。白話是雅健的，能操縱真正白話（如關漢卿等）才配寫白話。吾國白話文學喊四十幾年了。到如今能寫出雅馴的白話如徐志摩者能有幾人。志摩白話文，是得力於元曲宋詞，去其繁褥，採其精華，而後將今日白話與古文鑄一爐，是雅馴。不避白，不忌俗，漸近自然，聞其語，如見其人，如響斯應，得白話之抑揚頓挫，才可以說白話文。

雅馴雅馴談何容易？想起本文第一句，當今白話作家必不敢如此突口而出說：「酒店關門時，我就走。」大概搖搖擺擺的說：「等到這間酒吧將要閉着窗戶的時辰，我就將要離開這個場所了。」中學的國文教師何在？

二月六日於紐約。

#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 目次

敘言

本書的教訓

本書的主題

衆所認識的邱吉爾——艾森豪——

談邱吉爾的英文——林語堂——

第一編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第二章 和平鼎盛的時代（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

第三章 潛伏中的危險

第四章 希特勒

第五章 蝗蟲的年代（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

第六章 黑暗的景色（一九三四年）

第七章 空中的均勢失去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

第八章 挑戰和反響（一九三五年）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年）

第十一章 希特勒進擊（一九三六年）

第十二章 箭在弦上——西班牙（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

一  
一〇  
一一  
二一  
三〇  
三八  
五二  
六五  
七七  
八八  
九九  
一四  
二六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了（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	一三六
第十四章	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辭職	一四五
第十五章	兼併奧國（一九三八年二月）	一五七
第十六章	捷克斯拉夫	一七一
第十七章	慕尼黑悲劇	一八三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一九八
第十九章	普拉格，阿爾巴尼亞及對波保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二一〇
第二十章	蘇維埃之謎	二二三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二三六
<b>第二編 晦暗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b>		
第一章	戰爭	二五〇
第二章	海軍的任務	二五〇
第三章	波蘭的破滅	二六一
第四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二七四
第五章	法國前線	二七八
第六章	戰鬪加劇	二九一
第七章	磁性水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和十二月）	三〇〇
第八章	普雷特河口外的海戰	三〇九
第九章	斯堪底那維亞：芬蘭	三一七
第十章	一個黑暗的新年	三二九
第十一章	風暴之前（一九四〇年三月）	三三九
第十二章	海上的爭鬪（一九四〇年四月）	三五二
第十三章	那維克	三六四
第十四章	特期海姆	三七六
		三八五

第十五章 挪威的挫折	三九四
第十六章 挪威：最後的階段	四〇四
第十七章 政府倒了	四〇九

第一編 附錄甲	四一六
---------	-----

附錄乙	四一七
-----	-----

附錄丙	四一九
-----	-----

附錄丁	四二二
-----	-----

附錄戊	四二六
-----	-----

第二編 附錄甲	四二七
---------	-----

附錄乙	四三三
-----	-----

附錄丙	四三五
-----	-----

附錄丁	四三八
-----	-----

附錄戊	四三九
-----	-----

附錄己	四四二
-----	-----

附錄庚	四四三
-----	-----

附錄辛	四四四
-----	-----

附錄壬	四四九
-----	-----

附錄癸	四五〇
-----	-----

附錄子	四五二
-----	-----

附錄丑	四五三
-----	-----

附錄寅	四五四
-----	-----

海軍大臣備忘錄	四六〇
---------	-----

附錄(一) 英漢對照表	五〇〇
-------------	-----

附錄(二) 年表	五二九
----------	-----

#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 第一編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

### 第一章 勝利者的愚昧（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

以戰止戰——血流乾了的法國——萊因河國界——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關於賠款的無知——聖日耳曼與特利安農和約破壞了奧匈帝國——韋瑪共和國——美國否決英美對法的保證——克萊孟梭的下野——懷恩克賴進占魯爾——馬克的崩潰——美國的孤立——英日同盟的終止——英美裁減海軍——第二次大屠殺的如何易於避免——和平的一個確實基礎——勝利者忘了——戰敗者牢記於心——第二次大戰道德蕩然——京因為未能使德國保持裁減軍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大家深信不疑，並且幾乎普遍的希望，世界即可重享昇平。所有人民的這種衷心熱望，如果大家堅守正義的信念，和根據合理的常識和懲前毖後的警戒之心，原本很容易加強實現的。『以戰止戰』的口號，掛在每個人的口頭，並曾採取措施，使之成爲事實。當時被認握有美國大權的威爾遜總統，曾使大家心理嚮往於國際聯盟的概念，凡爾賽和會中的英國代表團，就把總統的概念塑造具體化，造成了一種將永遠成爲人類艱苦前途中紀程碑的制度。勝利的協約國，此時至少就其對付他們的外敵而言，居於絕對的優勢。他們固然須應付國內的嚴重糾紛以及許多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難題，但變亂禍首的位於中歐大陸的條頓國家，已經匍伏在他們的面前；因德國的鞭笞，弄得創深痛鉅的俄國，此時正陷於內戰的騷亂之中，逐漸落入布爾塞維克（共產黨）的掌握。

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協約國大軍沿萊茵河布陣，他們的橋頭堡壘銳進深入至戰敗、軍備解除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勝利各國的領袖，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置。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重新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風雨飄搖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聯盟（指德、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譯者）終於屈膝聽候衰落，聯盟四員中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思作些微的抵抗。罪魁禍首的德國，被大家認爲是造成世界這場大災禍的元兇，現在完全聽命受征服者的支配。征服者自身過去含辛茹苦，現在正在復元途中。並且這一次的戰爭，不是政府之間的而是人民之間的戰爭。各大國的整個生

命精力，都傾注於憤怒與殺戮之中。在巴黎集會的戰爭領袖，在那裏感受到人類史上空前強大的情感潮流的影響。烏特里特和約（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和約——譯者）和維也納和約（結束拿破崙戰爭的和約——譯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那個時候，貴族出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無論勝利者和戰敗者，在折衝壇坫之時，都是彬彬有禮，而且不受民主那一套攪攘爭論的拘束，儘可根據於他們所共同承認的基礎，奠定改造政治的制度。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各國的民眾於飽經痛苦之餘，並且受了曾經使他們歡欣鼓舞過的羣衆宣傳，至此便億萬人一條心的要求必須澈底實行報復。站在目亂心迷的勝利嶺峯的政治家，如果他們在會議席上，放棄了戰士們在沙場浴血百戰得來的東西，那罪該不赦了。

法國憑了他的努力和犧牲而來的權利，居於領袖的地位。爲了保衛法國的疆土，在國內奮起與侵略者誓死搏鬥，法國人死傷人數幾達一百五十萬人。巴黎的聖母寺的鐘樓，曾在一百年以內五次（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一八七〇、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目擊普魯士的閃爍砲火，聽到隆隆砲聲。法國有十三省受普魯士嚴酷的軍事統治，至此時已達四個可怕的年頭。大片的地域，會受敵人有意系統的破壞，或因兩軍激戰而淪爲一片焦土。北起凡爾登，南至土命，每一村落每一家無不都有國殤或傷殘的人。曾經參加一八七〇年戰爭和受過戰爭之苦的法國人，其中有許多人現在已經成爲顯要，在他們看來，法國之能在這一次剛結束的更慘烈的戰爭中，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幾乎是一個奇跡。他們一生中對德意志帝國抱惶恐的心理。他們記得俾斯麥一八七五年所擬進行的預防戰爭；他們記得一九〇五年驅使德爾凱舍去職的無情威脅；一九〇六年摩洛哥事件，一九〇八年的波斯尼亞糾紛，和一九一一年阿加地亞危機，都曾使他們震慄不安。德皇的『裝甲拳頭』和『鮮明武裝』的演說，在英美人聽來也許會引爲笑柄，但在法國人心理，却是貨真價實的凶惡的朕兆。五十年來他們幾乎生活於德國武裝的恐怖之下。現在以鮮血爲代價，一朝解除了這長期的壓迫，和平與安全終於實現了。法國人民熱情憤激，衆口一詞的要求：『不許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滿了不吉之兆。法國的人口數僅及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在靜止中，而德國的人口在繼續增長，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內，每年大量的抵達軍役年齡的德國壯丁人數，一定會比法國的多出一倍。德國曾經幾乎以一國而與差不多整個世界作戰，而且它差一點幾乎成功。熟知內幕的人，最清楚曉得有好幾次大戰的勝負誰屬，繫於千鈞一髮之間，以及那些轉移大局的意外和僥倖。將來能否希望偉大的協約國再度派遣幾百萬大軍到法國戰場或東線來呢？俄國正在瓦解和動亂之中，變化得和過去迥然不同。意大利頗有參加敵方的可能。英國和美國同歐洲隔有重洋大海。團結英帝國各部分的聯繫，是祇有帝國公

民而非局外人所能瞭解的。究竟在什麼事態聯合之下，纔能使參加微米山戰役的强大加拿大軍，參加維勒·白里敦諾之戰的光榮的澳洲軍，參加巴斯春特勒危地作戰的無畏的新西蘭軍，和曾於一九一四年危急的冬季苦守阿蒙提亞爾陣線的堅毅的印度軍團，再度開到法國和法蘭德斯來呢？和平、放任和反軍國主義的英國，它的兩三百萬大軍什麼時候會再踏上亞多亞和畢伽底原野呢？什麼時候美國兩百萬優秀分子會再度遠涉重洋，開到香賓和奧爾良？創痍遍體，人口減去十分之二的法國，但在當時是無疑居於主宰的地位，在瞻望將來之時，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那麼在什麼地方有安全呢？如果沒有安全，則過去一切所得，似乎都將成爲無足輕重，而且生命的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呼聲中，也將幾乎無法忍受了。

休戰日，德國大軍秩序井然開回本國。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元帥面上顯出光榮的采色，以軍人氣概宣布：『他們打得不錯，就讓他們保持他們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後法國應以萊茵河爲界。德國的軍備可能加以解除；它的軍事制度可能搗成粉碎；它的要塞可能拆毀；它可能變成赤貧；它可能負擔無法計算的賠款重擔；它可能成爲內部鬪牆的犧牲者；但所有這些，十年二十年後都將成爲過去。『全體日耳曼部落』的無法摧毀的實力即將捲土再來，武士的普魯士即將重新點燃起它難加熄滅的火焰。但是寬深流急的萊茵河，一旦爲法國陸軍所有和加以設防以後，即可以成爲防衛法國的天塹，使後方的法國人可以世代過和平的日子。法國如沒有英語世界的支持，在戰爭中一定難免失敗，但關於處置戰敗德國的領土問題，英語世界的觀感見解和法國大不相同。結果凡爾賽和約中關於土地的條文，實際上使德國的國土沒有變動。它仍是歐洲最大的種族純一的集團。福煦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訂的消息以後，他非常精確的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的休戰。』

和約中關於經濟的條文，竟報復性和愚笨到使之顯然不能實施的程度。德國被懲處須根據荒誕的比例繳付賠款。這種強制的命令表現出了勝利者的餘怒尙在，也表現出勝利國的人民相信，任何戰敗國或集團的賠款規模，儘可以抵償現代戰爭的消耗費用。

羣衆不瞭解這種最簡單的經濟事實，沉湎於愚昧之中；而一心想取得他們選舉票的領袖們，又不敢向他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報紙照他們時行風氣，反映和強調着流行的見解。很少人出來說明，賠款的償付祇有兩種方式，或是由賠款國家提供勞役，或是用貨車或輪船裝運實在的貨物輸出國外；也沒有人說明，這種輸出的貨物到達接受賠款國家以後，除非那個國家的社會仍在極端原始的狀態，或受嚴格的管制，否則



國內的工業，必至發生紊亂的後果。實際上真要掠奪一個戰敗國家，唯一的辦法，祇有把所有需要的可以激動的東西一起運走，和驅使戰敗國一部分壯丁，使之擔任永久或暫時的勞役。這一點甚至蘇聯現在也已經明白了。不過由這種方法所得的利益，如與戰爭的費用比起來，實在渺乎其小。但在各國的顯要中，沒有一人具有理解力和權勢，或不囿於公眾的愚昧，向選民宣布這種基本的無情的事實；即使他們說了，恐怕也無人會加以聽信。勝利的協約國家繼續揚言，他們仍將壓榨德國『直至極端為止』。所有這種，對於後來世界的繁榮和德國民族的情緒，都有強烈的影響。

不過這種條文，始終未曾執行。事實恰相反，一方面勝利的列強徵收了約一、〇〇〇百萬鎊的德國資產，但幾年以後，主要由美英兩國貸給德國一、五〇〇萬鎊，因而使德國得以很快的修復國內戰爭的破壞。這種顯然慷慨的措置，因為同時勝利國家的痛苦不幸的人民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政治家提出保證要使德國『付出最後一分錢』，所以不能希望或激發感激之比或好意後果。

德國祇付了（或者祇能付）被勒索的賠款的一部分，因為此時美國正在對歐洲尤其對德國作大量的貸款。實際上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的三年中，美國由各方面所收回的分期償還的戰債賠款，僅及它收回無望的對德貸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個人似乎都很滿意，而且好像認為這種局面可以永久維持下去似的。

所有這種交易，在歷史上都將被認為瘋狂行為。他們幫助滋養了軍事的禍源和後來還要詳細講到的『經濟的風暴』。德國現在四面八方的借債，貪婪地吸納了每一筆向它寬濫提出的信用。引導失當的幫助戰敗國的情感，加上這種貸款的高利，也使英國的投資者積極參加，雖然在規模上要比美國小得多。由此德國得到了二、〇〇〇百萬鎊的貸款，而付出的賠款祇有一、〇〇〇百萬鎊，付款的方式，或是由繳出在國外的資本產和匯兌，或是利用美國的龐大貸款揮弄槍花，所有這些，合成為一篇錯綜複雜的愚昧故事，為造成這篇愚昧故事，多少的血汗和美德懺諸虛牝了。

聖日耳曼和約和特利安農和約完全分裂了奧匈帝國，是第二個基本的悲劇。多少世紀以來，這一個神聖羅馬帝國歷劫長存的遺體，曾使許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種共同的生活，分占商業的和安全的利益。這些民族在我們的時代中，如果聽其自然，無一有足够的實力，可以抵抗德國或俄國捲土重來的壓力。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帝國的組織，對他們的這種希望加以鼓勵，被稱為是自由主義的政策。西南歐的大踏步巴爾幹化，結果相形之下，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卻日益壯大，因為後者雖因戰爭而創痍遍體，卻